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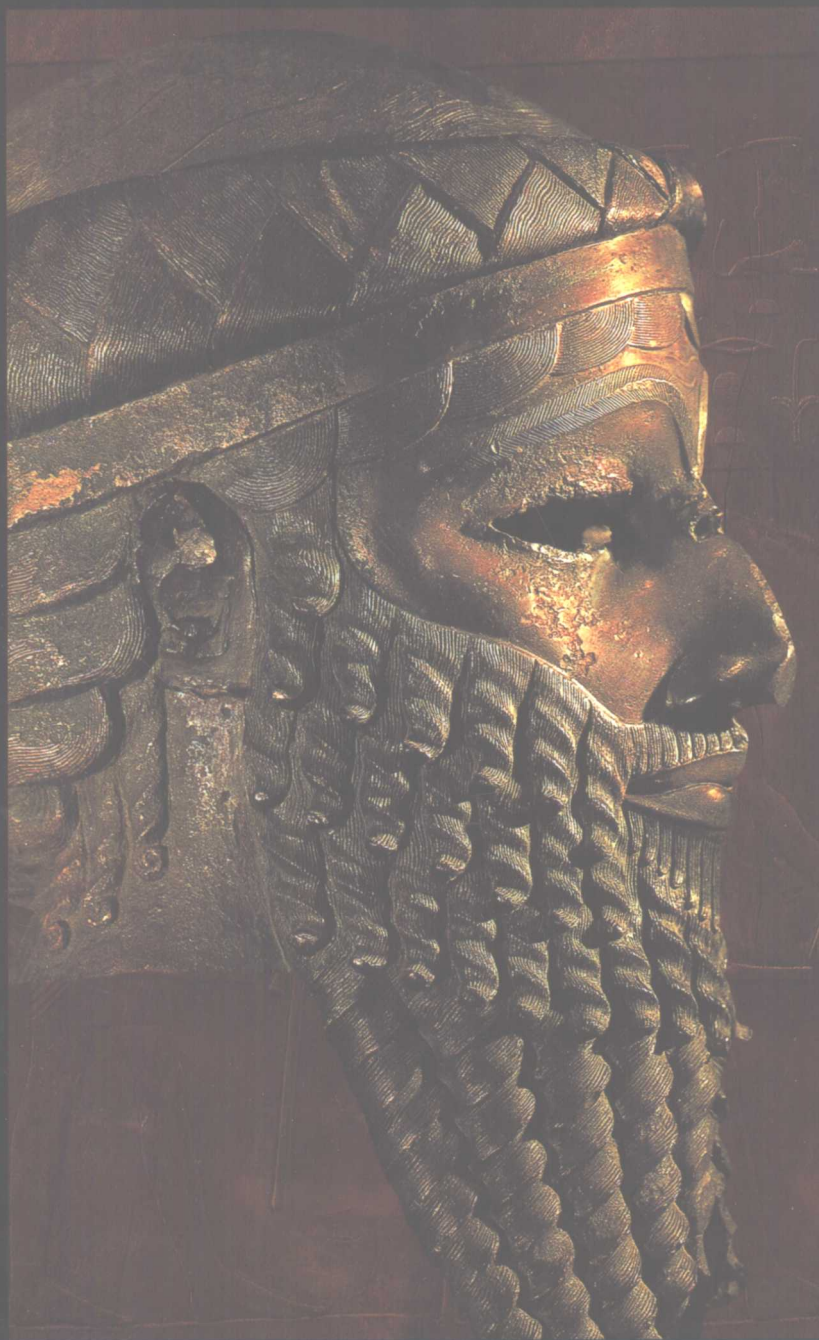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神王时代

公元前 3000 年 — 前 1500 年

苏美尔的曙光 / 法老之路 / 爱琴海上的帝国 / 东方文明的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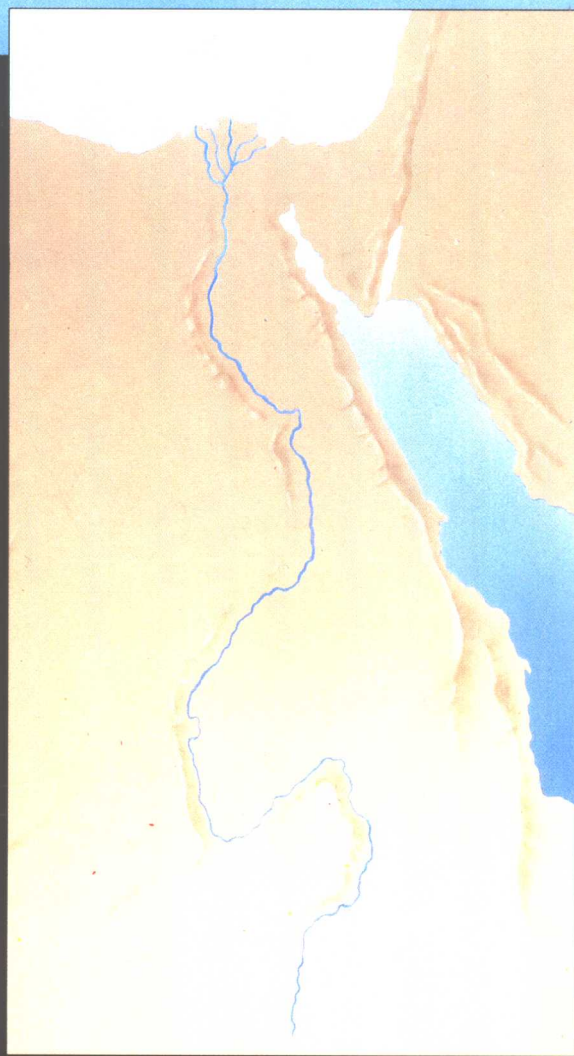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神王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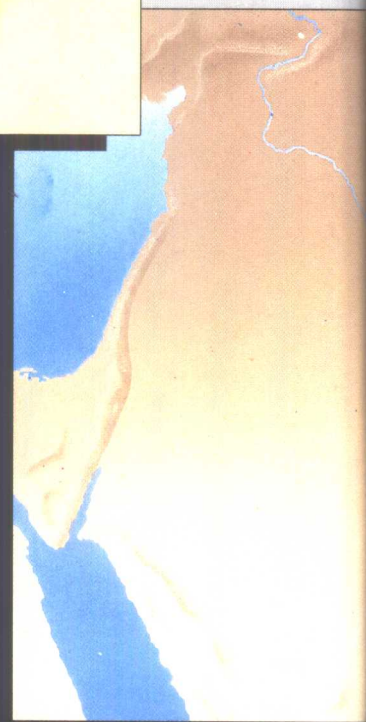
公元前 3000 年 — 前 1500 年



克里特岛与爱琴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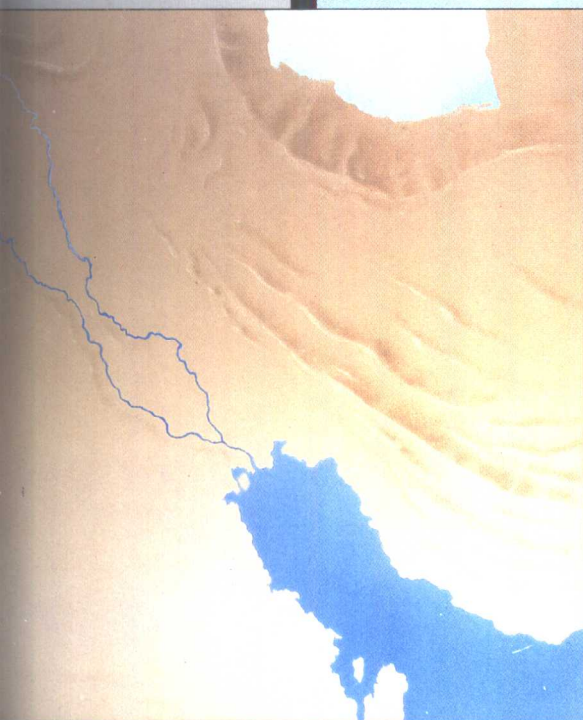


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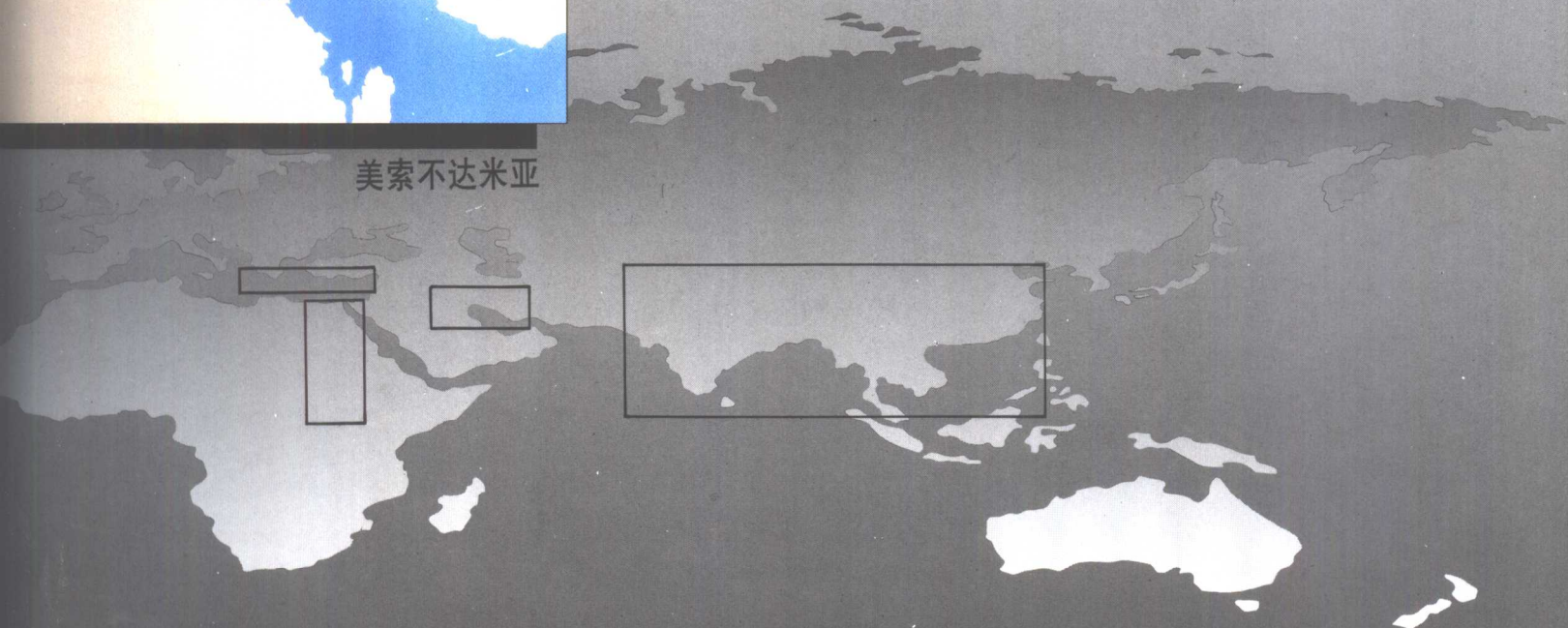




印度河谷与中国



美索不达米亚



人类文明史图鉴

神王时代

公元前 3000 年 — 前 15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艾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主任:萨曼塔·希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策划部助理主任:玛丽·斯塔普尔斯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亨利·伍德海德
策划:达勒·波勒克夫
丛书管理:菲力普·勃兰特·乔治

《神王时代》编务:

编辑助理:罗宾·理查曼(图片)
文字编辑:斯蒂芬·G·希斯洛普、雷·琼斯、大卫·S·汤姆森
研究人员:卡林·肯尼(文献),帕提·H·卡斯,帕提里西亚·麦克肯尼(图片)
助理策划:埃利萨·E·巴尔德温
博尔·格拉波夫,阿兰·皮茨
总制版:迪安内·乌尔乌斯
拷贝统筹:薇薇安·诺伯尔,雅内·E·罗里希
图片统筹:雷内·E·德伞迪斯
编务统筹:卡罗琳·A·布宾
制作:色利亚·贝阿提
编辑助理:帕提里西亚·D·怀特福特

欧洲版:

策划:浦尔·雷未斯
审稿:法兰斯·迪卡松
编辑制作部主任:莫林·凯丽
制作助理:德博拉·富勒姆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黛布拉·利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约翰·R·麦克纳尔,历史学副教授,乔治城大学,华盛顿。

埃及:

克里斯托夫·巴赫波丹,卢浮宫博物馆古埃及馆馆长,巴黎。

罗伯特S·边沁,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古埃及、古典和古代中东艺术部副主任,纽约。

马克·里尔纳,吉萨高原绘图项目负责人,耶鲁大学,纽黑文,康涅狄格州;美国研究中心成员,埃及。

大卫·D·肯努尔,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埃及部主任助理。

美索不达米亚:

T·C·米歇尔,大英博物馆古代西亚部保管员,伦敦。

理查德·L·兹特莱尔,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近东部助理主任,人类学副教授。

印度河流域:

米歇尔·詹森,莫汉茹一达罗研究项目主持人,德国亚琛大学。

南亚:

若西·C·瓦尔特,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助理主任,讲师。

希腊:

W·罗斯福·沙奥,艺术美学教授,多伦多大学。

特约撰稿人:

罗纳尔·H·贝里,沙姆帕·克拉克,
乔治·G·丹尼尔斯,查里斯·菲利普,
伯瑞思·沃尔克(文献);
霍利·阿德尔逊,罗比·D·斯戴尔(研究)

联系人:

伊利萨伯斯·克莱默一森弗(波恩);
玛丽亚·文桑札·阿卢瓦斯(巴黎);
安·那坦逊(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莫克·冈迪卡斯(雅典);卡罗琳那·阿尔考克,克里斯蒂·辛则,卡罗琳那·卢卡斯,琳达·波卢德(伦敦);利兹·布朗,克里斯蒂那·利伯曼(纽约);安·维丝(罗马);迪克·伯利(东京);特劳迪尔·雷森(维也纳)。

中文译者:

王海利 徐晓旭 国洪更

责任编辑:

李书源

目录

1 苏美尔的曙光 9

短论：文字的威力 37

2 法老之路 55

短论：王室最后仪礼 87

3 爱琴海上的帝国 97

短论：欧洲的神圣巨石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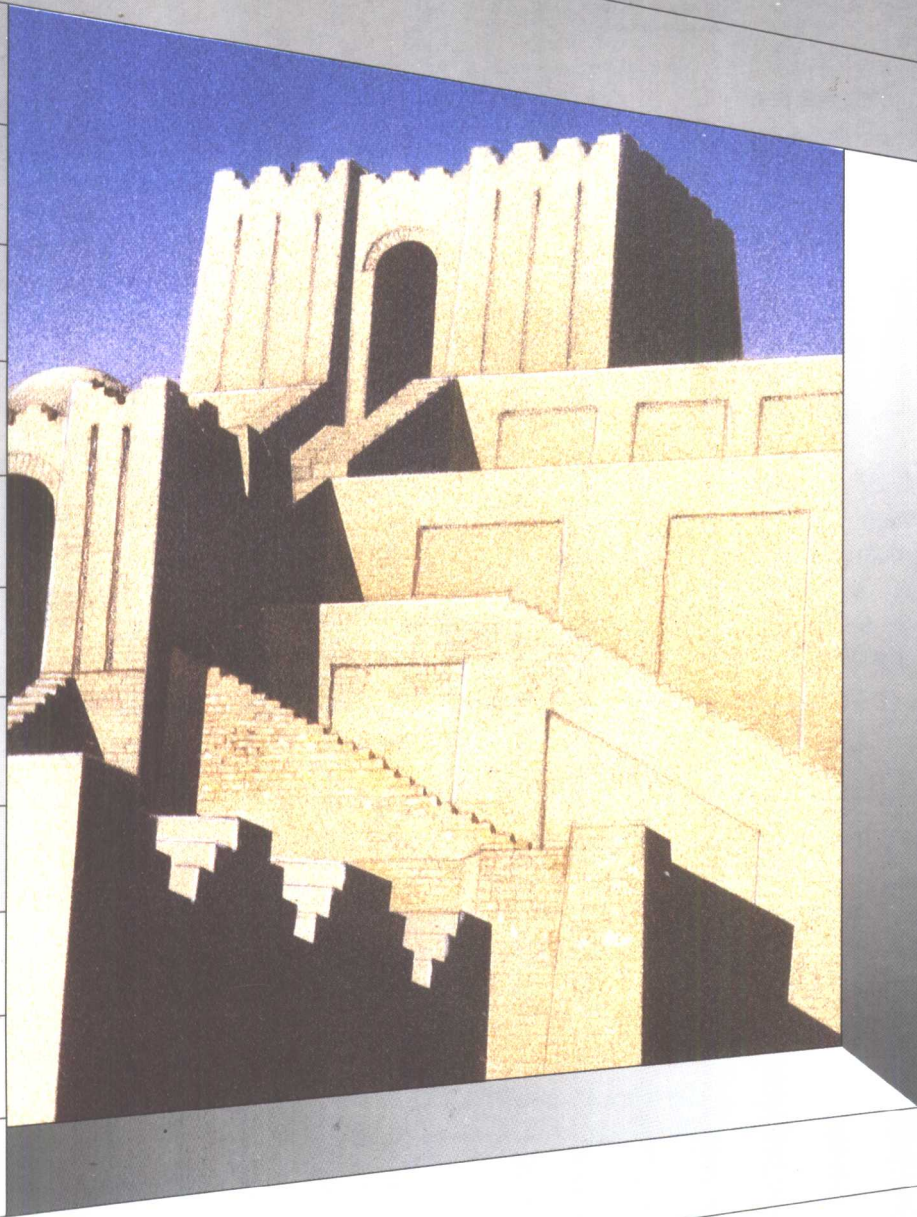
4 东方文明的萌动 129

短论：交流的成果 151

大事年表 166

索引 168

参考文献 172



苏美尔的曙光

1

在中东，万里晴空下，太阳炙烤着大地。稀稀拉拉的春雨过后，大地上零星地长出了几棵植物，在太阳的烘烤下奄奄一息。沙漠刮出阵阵干热的西南风，卷起滚滚尘浪，在光秃秃的平原上疾驰而过。地平线上没有山峦耸立，在酷热中几乎没有一棵树来提供阴凉。仅有两条河懒洋洋地流向南方，茫茫的荒原上留下两条棕色的带子，打破了这块土地的单调色彩。

水吸引了各种生物。河水溢出河床，形成了片片沼泽。鸟儿在沼泽上飞窜，鱼儿在浅水里游弋，荡起了层层涟漪。水还吸引来了人。他们就居住在沼泽边缘的简陋的土房子里。这里土壤湿润，人们就靠在土地上劳作来糊口，一边耕种着小片贫瘠的土地，一边在湿地上放牧着猪和牛。但总体上说来，这块平原仍在沉睡。

9000 年前——这个数字是根据现代历法推算出来的——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大抵就是如此。它位于地中海以东 900 多公里的中东腹地，好像是一块难以复垦的荒漠。可是，到了公元前 3000 年，一幅迥然不同的画卷在这里展开了。流域上下，繁华的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周围肥沃的农田像起伏的海浪一般绵延在曾经荒凉的平原上。成片的枣椰树在风中摇曳，向人们提供着果实和阴凉。高大的城墙环绕着城市，肃穆的庙宇耸立在街头和平原上。砖盖的宫殿大厦鳞次栉比，舒适的房屋充斥了大街小巷。宽阔的大道上，繁华的集市上，人们摩肩接踵。手工业作坊数以百计，生产了琳琅满目的物品，有普通的陶器，也有令人目眩的珠宝。在宗教节日里，虔诚的人流，像风一样穿过大街小巷，涌入各个神庙。

后来希腊人称这块土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河间之地”。这里发生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文明的诞生。居住在沼泽边缘的石器时代的农夫的子孙，根系沼泽边缘，把他们家园的明显的劣势变成了随世界变化的巨大优势。他们被称为苏美尔人，他们的土地被称为苏美尔。

当苏美尔人崛起时，地球上多数人还过着游牧生活。在非洲的热带草原，在欧洲的原始森林里，在澳大利亚，在南北美洲，人们三五成群地漫游着，或以狩猎为生，或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根茎为食。他们以兽皮为衣，以洞穴或依山坡搭棚而居。他们仍然紧跟野生动物，进行季节性迁徙，日常活动仅仅是为了糊

口。

不过,某些民族已经逾越了狩猎和采集时代。人类形成以后的成百上千年,一直过着这种原始的生活,最先打破这种原始生活模式的是中东的某些居民。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学会了驯化山羊和绵羊,培植了大麦、小麦等作物。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农夫,现在他们停止了迁徙,开始了定居生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的山区雨水充足,远在公元前 8500 年就有人在此建立了农业村落。农业技术迅速地传播。不久,他们发明了灌溉技术,这使他们在种庄稼时摆脱了对雨水的依赖。

第一批苏美尔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时,灌溉农业就已哺育了大规模的居民点。《圣经》中提到的城市杰里科,位于死海北端的沙漠之中,泉水滋润了这片土地,在公元前 7000 年前时就已繁华一时,发展成一个食盐交易中心。在距此地 800 公里的小亚,灌溉农业哺育了萨塔尔休于人。公元前 6500 年,在黑曜岩矿边出现了一个居民点。黑曜岩是一种黑色的火山熔岩凝成物,在制镜、制造珠宝和铸剑中极其重要。尽管杰里科和萨塔尔休于人口已达几千人,但由于他们的生活依靠单一的出口商品,缺少能使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农业资源,他们的未来发展深受限制。

苏美尔人傍依两条大河,发展了真正的大规模的灌溉农业。他们引来了河水,主要是来自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开垦了大片的冲积沙漠,生产了丰富的产品。结果,收获的谷物远远超过了耕田农夫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苏美尔人有时间发明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他们变成了一个善思考、爱发明的民族。依靠农夫养活的手工业者、商贩、祭司、书吏和大商人形成了,国家政权、有组织的宗教和新的社会秩序也已露端倪,这些都是公认的构成文明的要素。

不久,苏美尔人建立了城邦,进而发展为国家。苏美尔的诸王确立了公正的原则,建立了军队,组织了商业网。最重要的是,他们发明了最早的文字,这样上一代人可以把他们的知识以永久的形式传给下一代人。苏美尔的书吏们开始记录国王的丰功伟绩,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有了有记载的历史,他们最早记下了史诗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在苏美尔文化全盛期的 300 年间,文明的种子在世界几条大河沿岸也生根萌芽了:埃及的尼罗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和中国的黄河。尽管文明之花终久在这些地区绽开了,但苏美尔却走在最前面。它开始了人类的神奇历程,它的成就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苏美尔人的思想丰富多彩,他们的土地虽不甚理想但也算肥沃,二者明显的交融,产生了各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即使从现代人的思想和习俗中也可以觉察出来。

关于苏美尔的一些问题,例如,谁是最初的苏美尔人、他们从哪里迁来、他们何时移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等,仍然不得而知。这个黑头发、白皮肤

苏美尔，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在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在中东腹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繁荣起来。苏美尔人改变河流流向来灌溉农田，积累了大量财富，哺育了乌鲁克·乌尔和拉格什等强大城邦。不久，这些城邦就开始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既有北部和东部的山区部落，也有西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在贸易线上流动的不但有苏美尔的农作物和作坊里的手工产品，而且有苏美尔最伟大的成就：文字。不久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远达埃及、小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的民族，可能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东部或东北部的某个地方，他们的语言与黑海附近的一个民族所操的语言有亲缘关系。他们很可能在大约公元前 8500 年来到了两河流域。在此之前，原始的农业村落已在这里出现。不管怎么说，苏美尔人最早聚集在两河流域南端，紧靠芦苇丛生的沼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入波斯湾形成的三角洲地区，这种芦苇丛生的沼泽占了很大面积。

苏美尔人灌溉农田的最初举动是非常慎重的,他们仅仅用盛水容器把河水提到他们的田地里。经过几个世纪,河流两岸形成了天然的河堤,农夫们便在



河堤上掘口,改变河水流向。他们还构筑了小泥坝,这样河水便汇集成水塘,然后用“沙杜夫”把水引到灌溉渠内。沙杜夫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绑在杆上舀水的水桶。这种灌溉渠道遍布在沿河两岸的土地上。不久,人们开挖了更长的渠道,将河水引到离河几公里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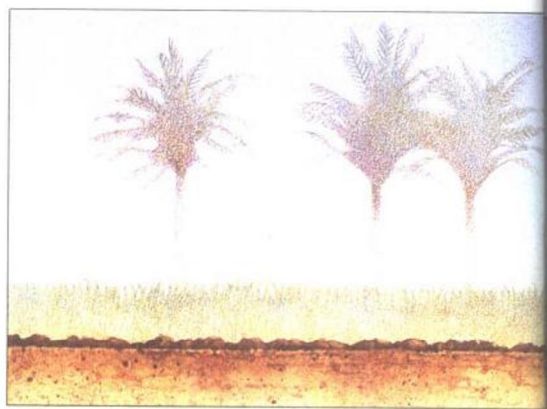
当苏美尔人把田地 from 河堤松软的土地拓展到比较坚硬的土地时,他们发明了一种原始但极其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犁。在此之前,农夫们用带尖的木棍或动物的角在地上戳坑以播种。苏美尔人最初的犁不过是一个带弯的树枝。他们把有弯的一端插入土中,一个人拉,另一个人推,便形成了一道沟畦。到了公元前 4000 年代,农夫们发明了牛拉的铜犁,于是便把土地耕作和动物饲养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到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人设计了更坚固的铜铅合金的青铜犁。这样,苏美尔人便可以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

随着农业的缓慢发展,建造灌溉网需要更多人团结互助,要求整个社会史无前例的协作。在此之前,漫游的牧人和原始的农夫的生产单位很相似,无外乎家庭和氏族。仅靠家庭或氏族之力不足以建造和维护灌溉网,人们被迫联合起来。尽管人们没有忘记血缘关系,但他们已认识到对村镇乃至城市的依赖。人数的扩大刺激了苏美尔人的协作和创新意识,进而导致了文明生活的出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促进了苏美尔人生产的专业化,即劳动的分工,这曾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苏美尔人的田地产出如此丰富,使得不必人人从事农业劳动。管理人员和设计工作者应运而生,他们设计沟渠,确保河水流到目的地。专业人员促进了技术进步:他们发明了测量坡度和流向的工具,创立了数学,使测量结果更为有用。可能是早期的管理人员设计了金属犁。当时所有的金属都必须从遥远的山区购买。尽管肥沃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平原土层深厚,但却没有铜、锡、铁等金属矿藏。

农业革命也激励着苏美尔从事天文学,他们观察、对照日月的运动,确定了可靠的历法。他们编定的历法,以月亮每月 28 天的运行为基础,相当准确地预测出每个季节的开端,提醒农夫适时播种和收获。

专业人员之所以值得称颂,很可能因为另一项伟大的科技成就,即轮的发



明。轮最早应用于制陶业。在一个竖轴上固定一个水平的圆盘,便形成了一个轮。手工业者把一团泥扔在水平的圆盘上,转动圆盘便制成了圆形器皿。从此以后,陶工们就用轮加工陶器。陶轮靠周边的运动来工作,人们由此得到灵感,把它稍加改进便可以用于运输,苏美尔人最早考虑到这个问题。轮车能使农夫在离城很远的地方劳动。轮车的载重量是很大的,驴或牛拉的轮车的载重量是牲畜用背驮或拖平底橇的载重量的三倍。

某些专业人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另一部分人便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宗教方面的事务。阵容庞大的祭司阶层煞费苦心地炮制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来解释人和自然界的方方面面。苏美尔的宗教具有强大生命力,持续了 3000 年,深深地影响着苏美尔人衰落后人主美索不达米亚的各民族。

苏美尔宗教的部分权威寓于众神之中。苏美尔万神殿中有 3000 多位神灵,

自然界和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由一位不同的神管理着。雨、太阳、月亮和植物都有自己单独的神,就连一些平凡无奇的东西,如犁、铁锹,甚至制砖的模子也有神灵庇护。此外,每个居民点都有特有的庇护神。祭司们认为,自世界诞生之日,这些居民点就被委托给神灵了。

众神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众神之中,有四位神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自然界的四大领域:天空、空气、大地和水。在这四位神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便是天空之神安,后来被大气之神恩



犁的进步促进了苏美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到公元前 3000 年,坚固的青铜犁取代了木犁,大麦便可以深深扎根于土地而不易倒伏。一些犁上还装了漏斗。耕地时,种子也播了下去。佃农拿收获物的一半支付地租之后,还可以剩下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全家,这表明这些工具是颇为有效的。

利尔取代。

苏美尔诸神,无论是显赫还是渺小,都被赋予人一般的情感和物质欲望。苏美尔的神灵也吃,也喝,也恋爱,也结婚,有时还会相互争吵。他们还把他们的各种希望和意图传达给人类,侍奉神灵的祭司们通过观察献祭的羊肝的形状等征兆来确定诸神的需要。

苏美尔的宗教是一种让人感到悲观的宗教。在苏美尔神话中,人是神用粘土捏成的,人生来就是侍奉神的。不敬神、亵渎神都会招致各种灾难:洪水、干旱、瘟疫及山区部落的袭击等。各种灾难经常困扰着苏美尔人,对灾难的恐惧造成了这个平原上生活的民族长期的忧虑。宗教的力量强大而普及,祭司和神庙从中受益匪浅。慷慨地向神庙布施,无条件地容忍祭司们的种种不义之举是平息神灵怒火的仅有途径。

神庙是苏美尔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最初,苏美尔的神庙是无足轻重的,仅是一间砖坯垒成的长方形建筑物,苏美尔人通常用同样的砖坯建筑自己的住房。苏美尔神庙通常建在高台之上,这使它们在周围其他建筑物中鹤立鸡群。随着社会的进步,神庙逐渐扩大,发展成高耸入云的梯形结构,这就是塔庙。

塔庙源于神庙的重建过程中。当土坯墙的神庙因意外事件或岁月日久而倒

塌,废弃物便成为新神庙的地基。这种塌了修,修了又塌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接连不断地在旧神庙废墟上建新神庙的活动,使得神庙看起来像一层层的塔阶。苏美尔建筑师借用了这种梯形结构,建筑了更宏大更雄伟的神庙,巍然耸立在苏美尔平原上。

雄伟的塔庙内部装饰也是富丽堂皇。苏美尔艺术家在彩色壁画中,描绘了自己同胞的形象,他们还用精美的雕刻来装饰塔庙里房间的墙壁。壁画和雕刻所描



在这个印章里,鱼儿接连不断地跃向水神恩基的肩头。苏美尔人饱尝持久的旱灾和严重的洪灾之苦,恩基因此成了最重要的神灵之一,经常成为雕刻作品和诗歌歌颂的主题。在一首歌里,一位神宣称:“当我走近黄色的土地,成堆的谷物堆在我面前。”在这枚印章里,带翅膀的女神是爱与战争之神伊南娜,从山后升起的是太阳神乌图。

绘的苏美尔男人蓄着长长的胡须,还打着卷儿,头发也是长长的,从中间一分两半。男人们经常赤裸上身,褶裙般的衣服紧紧地束在腰间。妇女的发辫盘在头顶,凸现线条的长袍系在肩头,仅右臂裸露着。

随着神庙规模的扩大,神庙的势力也在膨胀。神庙拥有大片土地。一部分土地由祭司们耕种;一部分土地为取悦政界高官而献给了他们;一部分土地被租佃出去来获取地租。神庙所收的地租,再加上渴望神灵庇护的虔诚的农夫的捐献,使祭司阶层在经济上占有很大优势。神庙不仅供养祭司们,而且要养活孤儿寡妇等特别贫困的人。

几个世纪后,由于神庙中人员逐渐增加,供养他们决不是件容易事。在最大的神庙中,两个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管理人员,他负责神庙的日常事务,保证财务能良好地运转;另一个是精神领袖——可以是一名男祭司,也可以是一名女祭司——负责较少世俗性的事务。他们之下则是一般的男女祭司,这些人的职责包括主持为神庙中的主神祭献食品、酒以及在神庙中为神演唱颂歌或奏乐的仪式。

以上仅仅是开端。随着苏美尔经济的发展,神庙愈来愈像一个袖珍城市。除了祭司和其他宗教礼仪人员外,神庙还豢养了大批歌手和音乐家,另外还有厨师、侍从、织工和清洁工等处理杂务的人员。成群的农民在神庙的土地上辛苦地劳作,他们大多数是奴隶。世俗的官员管理神庙的各项农业活动。地方的手工业者同神庙签订合同,向神庙供应陶器、家具、金属工具及其他手工产品。神庙的财



这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位女神，她穿着拖地的长裙，裙子上饰有鱼儿在波光粼粼的流水中游动的图案。这尊塑像安放在马里的宫殿里，马里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个城邦。这个塑像是一口人工喷泉：先用管子将水提至一个位置很高水箱里，然后让水从女神手中的容器中喷出。

产是不可估量的。譬如,公元前 3000 年过后不久,在拉格什城内的神庙领取定量面包、啤酒的人不少于 1200 人。

农业的剩余产品造就的另一类专业人员是四处贸易的商人,其重要性不亚于祭司阶层。商人用苏美尔人剩余的谷物和羊毛换取这块富饶的土地所缺乏的原材料。

商品的运输形式五花八门。商人把木材绑在一起做成木筏,还用充气的兽皮来增加浮力,然后把沉重的货物放在木筏上。商人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木材和石头从北方运来的。一些商人率领驴队,穿过叙利亚,到达地中海沿岸。然后再向东,通过扎格罗斯山中的关隘,进入埃兰各部落。他们还乘船——这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另一项发明——环波斯湾航行,越过阿曼,进入阿拉伯海,一些商人最终到达了印度河流域。

这些勇敢的商人不仅带来了矿石、木材等原材料,而且带来了一些新东西,如印度河流域的象牙梳,埃兰的红玉珠,大大丰富了苏美尔的市场。此外,商人们还经营着一项触摸不到但意义非凡的商品:思想。商人们把其他民族的民间传说、奇怪的语言及奇风异俗介绍到家乡,开阔了苏美尔人的视野。同样,他们在所到之处留下苏美尔文化的烙印,开启了当地人的思想。

为了满足宗教、商业和政府的需要,苏美尔人创造了最非凡的成就:发明文字。祭司们需要记下农夫向神庙捐献的大麦;商人们需要列出到外地交换的粮食;管理人员需要记录土地测量的结果和市政活动。为了保存这类信息,书吏们用削尖的芦苇在泥板上刻画了一些符号。苏美尔粘土资源丰富,苏美尔人使用粘土做成泥板。当泥板潮湿松软时,书吏们在泥板上刻画符号。泥板干了,这些符号就永远留在泥板上。早期的书吏们在泥板上刻画图画文字,即用线条表示熟悉的常见的东西和动物,如牛、成捆的大麦等。他们也用线条来刻画人物。这些图画文字传达的信息绝大部分简单明了,涉及的是诸如在交易中用了多少谷物等世俗性的问题。

苏美尔文字可能源于一套更原始的替代符号。早在公元前 800 年,中东的农夫们用形状各异的泥做的符号来记录他们的物品。例如,一个锥形符号可能就表示农夫的谷仓里有一定数量的谷物。后来,商人们也采用这套符号来记录买进卖出货物的清单。他们把泥做的符号放在中空的泥球中,并且在泥球上盖上印章,这些泥球称为“布勒”(bullae)。商人们在泥球上刻画了一些符号来表示泥球中泥做的符号的数量。

苏美尔人发现在泥板上刻画符号远远地优于这套繁琐的泥球——泥符号系统。商人在泥板上刻画一些数字符号来表示买进卖出的物品的数量。此外,为了区分每一类物品,他们还简单地画上一些符号及图案。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过程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象形文字就滥觞于该变革过程中。文字体系从表示具体的